

# 夜光杯

## 留鸟和候鸟

朱坤领

我的老家在山东单县,是鲁苏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生活节奏舒缓,鸡犬之声相闻,邻里关系融洽。

最近几次回老家,得知儿时熟悉的老人,大都已经去世。他们住过的土坯房,以及几家在二十年前因贫困外迁而留下的院落,已彻底废弃甚至坍塌,成为岁月显著的地标。在我这个候鸟的心里,多了几许沧桑和忧伤。

村里现有留鸟三百多人,另有一百五十左右的外迁候鸟。近年来,不少村民为追逐现代生活而迁徙到城市,常住人口逐年减少。外迁村民在省内地市的城市有济南、泰安等,省外有深圳、广州、杭州、包头等。山东人有闯关东的老传统,至今仍有村民盘旋在东北的黑土地上。

春节期间,许多人返乡过年。我留意到,村内有十余个省份牌照的汽车。“大年初二回娘家”,村里的车辆当天几乎换了一个遍。年轻人大都开车去看望丈母娘了,女儿女婿们把不同省区牌照的车停在娘家门口。作为现代农村生活的缩影,大年初二车辆大换位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村可以说是中国乡村生态的一个典型,语言便是如此。全村至少有三十个外地(外省)媳妇,南腔北调,口音很杂,很适合做方言研究。一个小村居然牵涉着大半个中国,平静的生活中激流澎湃。

当下的村子,正在追赶城市的步伐。村民的院子里普遍栽种菜蔬、花卉和果树,鸟语花香,很有田园诗意。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院子里养有许多马牛羊,植物不可能生存;而且在贫困时代,村民们也缺少爱美的闲情逸致。仅仅我家在八九十年代便曾经养过五头牛,但在过去的十五年,村里连一头都没有了。我儿子在广州长大,从没见过过黄牛,以后也很难见到了。生产基本上全部机械化,而传统生活气息则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摇摇欲坠。

家乡地处平原,公路纵横交错;年轻人大部分买了小汽车,老年人基本上都有电动车。在八十年代初,我家享有村里的第一块手表,第一台收音机,第一辆自行车,第一栋红砖房(取代土坯房)。而现在,我家废弃的老屋在焦土地等待回归泥土,村里仅个别老人依然在收音机里怀旧,自行车已经消失在马路深处。只有手表,还在越来越快地为村民号脉、计时。

村民购物、买菜去镇上近在咫尺的超市,品质和价格也逐渐赶上了城市。我在1998年一块钱买五十斤西红柿的情形,早已成为虚空里的金币。村民的消费水平并不低,我在广州抽的八元一包的香烟,在村里不敢拿出来敬烟。

国家政策使老年人实现了老有所养,脸上不再挂着忧虑的神情。年轻人最关心的子女的教育,从二十年前的有学上变成了现在的有学好上。

村里有三件事最让人不安:一,收入和居住环境远远落后于城市;二,养老、教育、文化生活依旧贫困,赌博、酗酒等陋习急需破除;三,新农村正在铺开,老屋老院将被埋在农田的黄土之下,童年记忆将连根拔起。

不论怎样,城市化的潮流都是不可逆转的。如何保持了上千年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乡村与代表美好便捷现代生活的城市较好地结合,消除弊端,留下乡愁,是我国未来几十年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作为一只候鸟,我祈愿每次回家,都有留鸟在村口迎接。



在一个久违的晴朗天气,和四岁多的元宝走去海边的小路。这本来是一片荒地,政府出资绕海边修建出一条平整水泥路。因就在家门前,这也便成了我们经常去往之地。

连绵的阴雨几乎弥漫了整个初春季节。即便如此,依旧能从自然万物中寻觅到春的气息。篱间阶上,窗檐檐下,有春的淑气。路侧的草地上,也看到春的踪影了,青草一撮撮长了出来。见一棵五灯草,每一株撑出5支伞柄,像“五朵云”的样子,煞是好看。我想挖回去栽在花园。

对面迎来一个女孩,骑着单车,车上挂一个竹篮,很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你们也来找荠菜?”

我惊讶她的问话,也惊讶这样一个地方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荠菜这时候有吗?我们只不过在玩呢。”“荠菜过年时比较多,现在很难再找到。”我望向她,眉目清秀,说起话来干净利落。

## 春日烂漫

朱莎莎

经她一提醒,我突然想起,去年过完年从老家回到上海,带父母去海湾国家森林公园赏梅花。母亲走在通往梅园的小径上,突然指着一棵像野草的东西,迟疑着说,这好像是荠菜呢。我是不认识的,也就无法给她明确答复。她弯下腰瞅了一会,确定是荠菜无疑,毕竟是经常拿它包饺子吃的。于是,一路上走走停停,她捋了一些荠菜种子带回来,种在花园,还不忘和我憧憬一番,等长出来用它包饺子可香呢。

只是没几天,她和父亲就回山东老家了。刚接手打理花园的我,对农作物种植的知识储备过于贫乏,根本不知该如何去培育它们长大,甚至可能它们已经长出来我也浑然不觉,而把它们当野草处理掉了。所以,到最后,也没见到荠菜一丁点的影子。

元宝正指着一棵看起来长得很旺盛的草,嚷着让我挖回去。我并不认识,打算用识花软件查一下。

“这是艾蒿,可以凉拌,也可以用来炒鸡蛋。有点苦,不能吃太多。”她瞅了一眼,说,“我吃过的。”

她大概常出来采风,认得这里的每一棵草,每一朵花。元宝只听见“可以吃的”,便更来劲地吵着让我挖走。我也想要尝尝这大自然的野菜香,于是两人兴致勃勃捋了几把艾蒿。

挎着小竹篮的姑娘已经骑车远去,我们待了一会,开车去小镇上买东西,车子经过海马路,却不承想又远远看见那寻觅荠菜的她,正一边慢慢地骑车,一边低头望着路旁的草地。我们鸣一声喇叭,她抬起头,看见我们,未等我们开口,就笑着说:“我还没找到荠菜呢。”

实际上,去菜场买一把荠菜,也只不过几块钱。她“大动干戈”地把一个下午的时间都“浪费”在这,多少是带有一些“诗意地生活”的气韵。脑海中突然显现“春日烂漫”这几个字,像极了她现在的样子。

## 一潭清水

俞玉梁

就这么静静地悄悄地,默默地低低地,小小地无声地做着吧,一件,一件,一件……

点点滴滴入我胸怀,自己的心怀,积一潭清水,不也很好吗?

真的,很好,嘿嘿,不让人知,不必人见。

卑不亢地说出一番话来:

“首先感谢店里的款待,吃得很愉快,大家都很满意。今天这桌菜,无论是从搭配、摆盘、造型、口感、烹调方式、食材新鲜度等方面来说,都是非常有人水准的。特别是造型,看得出你们花了很多心思,食用鲜花的运用和点缀,包括配色,都极其到位。中国饮食文化讲究‘色香味’,首先在视觉上就先声夺人,既养眼又唤起愉悦,吸引人们想去探寻滋味的好奇。如果一定要说建议,我个人的感觉是,椒盐猪手可以分割得更小,这样不仅吃起来方便而且让这道菜看起来更精致;娘惹酿番茄似乎酒酿多了一点点,盖过了番茄本身的酸味,两者比例调配适度口感会更好,也更能体现娘惹文化的融合性;还有这道蟹黄虾球,蟹黄太多了,一股脑儿浇上去都看不到虾球了,分不清哪个是主哪个是次,不知道这道菜要吃什么表达什么。而且蟹黄调得略稠,有点黏了,舌头分辨不出它的鲜美,这么好的食材的确有点可惜了。”

大家一起拍手,如观京剧一般,为她的精彩解说轰然叫好。吃顿饭,就能说出这么多道道,并且十分贴切鞭辟入里,甚至上升到文化层面,让人心服口服。这位阿姨刷新了我们对于老年生活的认识。

英国作家卡莱尔曾说:没有追求的人很快就会消沉。哪怕只有不足挂齿的追求也总比没有要好。

追求可以不必是轰轰烈烈的事业,可以没有成名成家的荣耀,可以不计较回报,也可以说不上名堂,只要自己喜欢,并沉浸其中,那就是快活的、积极的、健康的人生态度。

有人说,人生在世,应该对事业热情,对他人热情,对生活热情。谁能保持这三方面的热情,谁将会有意义地度过一生。

就像这位美食家阿姨。

## 美食家阿姨

湘君



我喜欢美食,也常常被各种新开张餐馆食肆邀请去品鉴食物,因此结识了一帮同道中人。在座者一般多为年轻人,毕竟试吃需要花时间精力,忙着赚钱养家的人是不屑于此的,再说,频繁的摄入中年人旺盛的代谢去消化它。

其中有一位年长阿姨,在一大桌子叽叽喳喳的青年男女中显得有些另类。她倒丝毫不介意,自嘲说品尝美食是她退休之后的主业,嘻嘻哈哈与她儿女同龄的伙伴们打成一片。她每次带着镜头的单反来,耐心地对着一道菜反复调整光圈,全方位寻找角度,颇有高射炮打蚊子之嫌;她好像一点不担心长胖,无论是高蛋白高嘌呤的海鲜还是肥得颤颤巍巍的烧肉,皆来者不拒。

我一度以为她是那种既不舍得花钱消费又不愿意去跳广场舞的传统大妈,直到那一天。在一家升级换代的新装修高档餐厅里,一大桌冷热煎炒荤素甜咸之后,店家殷勤地出来征询意见了。此时大部分人已经酒酣耳热东倒西歪,所谓因“肠肥”而“脑满”,一时三刻脑子似乎转不动了,于是大家一致推举年纪最长的那位阿姨发表意见。阿姨倒也不推辞,不疾不缓,不

四十多年前一个春天,我和好友小禾结伴从黑龙江回上海探亲路过沈阳时,在他舅舅家逗留了一天。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小禾舅舅舅妈后来成了我的岳父岳母,他表姐则做了我妻子。

多年以后,仍有人对这段异地姻缘感到好奇。闲时,妻子也会问我为什么。我知道她想让我夸她漂亮,我故意不说。再问,就笑笑说,你爸妈人好。还有呢?沈阳的大米好。妻子生气了:五常的大米更好,你咋不去呢?

## 缘分

杨斌

是啊,我怎么没去五常呢?这,大概就是缘分吧。缘分始于机缘,成于投缘。那天,如果不是机缘巧合,与小禾同行,我就不会认识他舅舅一家。更重要的是,如果彼此不相投缘,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姻缘。小禾舅舅朴素平易,舅妈热情慈祥,与我们同龄的表姐活泼开朗。短短的一天,这一家人竟让我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若有缘,天亦作伐!不久以后恢复了高考,我考上了大学,四年后又分配到沈阳工作。有情人终成眷属!岳父母把单位新分的一套两居室让给了儿女,我们住一间,妻弟住一间,他们自己则仍住在十几平米的老房子里。老房子离我们不远,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岳母在家做了点好吃的,就会来到我们楼下冲着窗口喊:“快!上来吃饺子!”

来到老屋,我总是看到岳父把床当做书桌,伏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翻阅各种资料,时而用笔在上面圈圈点点。岳父出身官宦之家却极其简朴且勤勉敬业,1950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到东北后,为当地的通讯事业殚精竭虑,几十年如一日。1958年他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以后各种嘉奖不断。作为国民党去台人员的后代,在当时能获得这么多的荣誉,殊为不易。改革开放以后,他更是肩挑重担,谈引进,搞培训,终日忙碌奔波。看见儿女们来了,他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掏钱给儿子:“去买只烧鸡,两瓶啤酒!”转而吩咐老伴:“再炸点花生米!”呷几口酒后,兴之所至,他就聊起浙江老家的风土人情和在上海读书的往事。那时电脑还不为人所知,他劝我改学计算机,可惜我太鲁钝,未能继承他之所学。

上世纪80年代初,粮食还实行定量供应,沈阳居民每月只配给少量大米,其余都是面粉和杂粮,只有南方籍高级知识分子可以持根本全额购买大米。岳母怕我吃不惯北方的高粱米、玉米面,总把岳父的大米份额让给我。

一晃四年过去,我离开沈阳回上海读研。又过了四年,妻子女儿与我在北京团聚。此后,每逢有出差沈阳的机会,我总是心生期待,因为去那里可以见到岳父母。

如今,岳父母已故去多年,我和妻子这段因机缘巧合而来的姻缘也快满40年了。那与妻子面对面闲谈往事,我不免有些吃惊:当年明眸皓齿的美少女,而今云鬓已改,红颜不再。更觉惊讶的是,在她的举止投足间,竟依稀有了岳父母的影子!儿女长得像父母并不奇怪,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二老与我的缘分在延续。虽没有血缘上的联系,但他们和我的父母一样,也是我最为亲近的长辈。现在,我能宽慰他们的,就是与他们的爱女互相扶持,共同度过彩霞满天的晚年。

用钢筋混凝土垒起的楼,称为洋楼;用泥土堆砌的楼,叫土楼。现时,远古的土楼,越来越吃香,成为旅游观光的热点。去年年末,几个在洋楼中住了近一辈子的友人相约,赴福建看土楼。

那天清晨,我们从上海飞至厦门,包了一辆旅游小巴赴永定,去参观土楼。三小时的行程,有一半时间在崇山峻岭中穿行,中午时分终于看到了形状各异的土楼。

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夯土民居,产生于宋元时期,经过明代的发展,清代、民国时期逐渐成熟,并一直延续至今。它依山就势而建,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规划的“风水”理念,适应聚族而居的生活和对外防御的要求,巧妙地利用了山间狭小的平地和本地的生土、木材、鹅卵石等建筑材料,是一种自成体系,具有节约、坚



一枝出墙来

严凯摄

固、防御性强等特点,又极富美感的生土高层建筑,如珍珠般地洒落在闽西南的绿水青山间。上世纪80年代,这些土楼被美国的卫星侦察到,以为这些蘑菇状的怪物是中国的核武设备呢!时过境迁,2008年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看土楼先看土楼的布局。它注重向阳避风、临水近路的地方作楼址,以利生活、生产。坐北朝南,左有流水,右有道路,前有池塘,后有丘陵,既可避风防潮,又是楼、山配置,参差错落,层次分明,蔚为壮观。土楼有3个特点:一是中轴线鲜明。厅堂、主楼、大门都建在中轴线上,横屋和附属建筑分布在左右两侧,整体两边对称极为严格。二是以厅堂为核心,组织院落,进行群体组合。三

## 土楼不土

李文祺

是廊道贯通全楼,四通八达。再看土楼的特点。土楼采用当地生土夯筑,不需钢筋水泥,墙的基础宽达3米,底层墙厚1.5米,向上依次缩小,顶层墙厚也不小于0.9米。因土墙厚实,坚实牢固,防震性能好,有的还能防火,特别是其超凡的抗震能力令人叹服。建于1693年的“环极楼”,300年来经历了数次地震,不倒不歪不塌。据介绍,1918年农历四月初六日的大震,仅在其正门右上方3楼到4楼之间裂一条50厘米宽的裂缝。100年来竟神奇地自然弥合,仅留下一道一厘米的裂缝。

福建土楼的命名或以方位命名,如“东升楼”寓意旭日从东方升起;或以主人名字命名;或纪念先祖定名;或以自然环境定名;或劝勉后人定名;或以创业者定名等等。同时又糅进了人文

## 七夕会

因素,堪称“天、地、人”三方结合的缩影。数十户、几百人同住一楼,反映客家家人聚居而居、和睦相处的家族传统。因此,一部土楼史,便是一部乡村家族史。最有名的是振成楼,有副世前名联:“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它完全按《易经》的“八卦图”建造,卦与卦之间筑青砖防火隔墙,隔墙中开拱门,关门自成院落,互不干扰,开门则全楼相通。奇特的是砖木结构的振成楼,内环楼仿西洋式装修,外环楼则架梁式土木结构。这种“外土内洋”的土楼,更是罕见。

土楼除高超的建筑技艺外,环境优雅清静,推开窗户,苍翠的林木逐一入目,而花果飘香更是不绝于鼻。真是土楼一点不土!

## 旅游

自成体系,具有节约、坚